

「英」安东尼·斯托尔(Anthony Storr) 著 邓伯宸 译

Churchill's Black Dog
and Other Phenomena of the Human Mind

丘吉尔的 黑狗

忧郁症及人类心灵的其他现象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Churchill's Black Dog
and Other Phenomena of the Human Mind

丘吉尔的
黑狗

忧郁症及人类心灵的其他现象

[英]安东尼·斯托尔(Anthony Storr) 著 邓伯宸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6-465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丘吉尔的黑狗：忧郁症及人类心灵的其他现象 / (英) 斯托尔 (Storr, A.) 著；邓伯宸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3

（沙发图书馆）

ISBN 978-7-301-19984-8

I. ①丘… II. ①斯… ②邓… III. ①抑郁症—研究 IV. ①R74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72932 号

CHURCHILL'S BLACK DOG AND OTHER PHENOMENA OF THE HUMAN MIND
by ANTHONY STORR

Copyright: © 1989 by ANTHONY STOR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 LTD(ILA)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書譯文由立緒出版公司授權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範圍為台灣以外之全球地區

书 名：丘吉尔的黑狗：忧郁症及人类心灵的其他现象

责任著作者：[英] 安东尼·斯托尔 著 邓伯宸 译

责任编辑：吴 敏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9984-8/B·1028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出版部 62754962

印刷者：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87mm×1092mm 16 开本 16.25 印张 210 千字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4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序

能爱，能工作，是弗洛伊德为心理健康下的定义。这本集子所收的文章，很大一部分谈的是后者而非前者。创造性的想象，是我醉心已久的心理学课题。不论在艺术上或科学上，推动着男男女女倾注时间和精力去创新、去发明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内在动力呢？从传统上来看，一旦成功了，名利双收固不待言，但奋斗多年的艺术家、科学家，一无所获的岂不也是大有人在，还有的



人更要等到死后才能赢得肯定。例如孟德尔，他的实验为遗传学奠定了基石，但等到其成就广为世人所看重时，他却早已做了16年的古人。由此可见，激发创新发明的动力未必跟世俗的成功有关。

弗洛伊德认为，想象的活动源自于不满。

我们大可这样说，一个凡事快活的人用不着想象，只有不满的人才需要。愿望得不到满足，正是想象的原动力，每个想象都是要实现一个愿望，是要修正一个不满意的现实。（《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9:146）

但是，弗洛伊德把想象贬为幻想、逃避主义的空想，是做梦和游戏的副产物。对此观点，我深深不以为然，在第七章“精神分析与创造力”中，我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加以讨论。伟大的创意当然不应该与无聊的白日梦等量齐观，但弗洛伊德却说艺术创作与科学发明完全是两码事，那又大谬不然了。关于这一点，我在第十章“精神分析为何不是一门科学”中做了检视。

但是，说到想象源自不满，弗洛伊德却是对的。人类的命运，难道不是注定了从来不会满意于现状，永远都在追求更好吗？普天之下，人的渴望，从多食多金到天上或地下的大同世界，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所谓的“想象的饥渴”，可以说是无所不在！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正是因为有这种饥渴。如果人也像昆虫一样，天生设定的程序就能够几近完美地适应环境，那就大可不必追求进步，也用不着去想象什么更好的了。偏偏人就是有那么大的可塑性。对于环境，人类并不限于只能适应哪一种，而是能够适应多种。至于对环境的回应，说起来也只不过那么几样，但人却能学习，能发明，能吸收新事物，还能创造象征——“象征心理学：统一与整合的象征”这一章所谈的正是这种能力。说起来颇为吊诡，人类这种创造的适应力正是源于先天适应力的不足。

还有，不论男人女人，人类的平均寿命远远超过以繁殖后代为主要

考虑的生殖期。在第六章“成人发展面面观”里，我将探讨人到中年以后会发生的一些变化，并特别强调，有些我们最珍爱的艺术品都是出自中年以后的创作。

创造性的想象，并非如弗洛伊德所说，只是对现实的逃避，而是人性整体的一部分。在各种不同的领域，从园艺到写诗，从运动到作曲，都可以看到想象力的表现。我们绝不安于现状，我们始终都在努力追求更好。

既然是不安于现状在刺激着想象，我们大可以说，最有创意的人就是最不安于现状的人。这样说，或许把问题说得太简单了，但其间却有真理在。不安于现状并不等同于精神上的病态。某些人的内在矛盾，促使他们成就了丰功伟业，通常也会因功成名就而获得缓解；只有那些找不到出路，无法表现或解决内在冲突的人，精神上才会陷于病态。创造力与心理疾病之间的关联，我在第十二章“真正的天才不是疯子”中做了探讨。

丘吉尔、卡夫卡、牛顿，虽然性情迥异，各领风骚的领域也大不相同，但从相关的文献中却不难看出，他们全都是强迫性精神官能症。在他们的大半生里面，要不是那种天赋的创造才能，他们可能早已崩溃了。人到中年，才承认自己饱受精神疾病的威胁，荣格也正是如此。

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的小说，只要是读过的人，对他沉浸于人性深沉的黑暗面，没有不感受深刻的。但碍于友谊，加上自己的浅薄，我不敢深入，只能点到为止。相同的顾虑也及于斯诺（C. P. Snow），这篇文章与其说是深入探讨他的小说与性格，不如说是献给一位温柔敦厚的朋友。

创造的反面是毁灭，因此我也收入了第十三章“人类为何如此暴力”。杀人，暴力的极致，一度被认为是主要的家庭犯罪，作为一种反思，我在第五章“奥塞罗与性嫉妒心理学”中有颇为详尽的探讨。



最后一章“开放社会中精神医生的责任”，看起来不免突兀。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一向很少涉及公共事务，但既然进了医生这一行，尤其是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对于参与犯罪侦讯，一直心中有怒，不吐不快。我为一家周报所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抗议这种严重违反行医誓言的行为。特别使我忧心的是，在北爱尔兰受押的异议分子遭受百般折磨，导致知觉耗尽而心理崩溃。胡作非为至此，说它大违上天创生的常理绝不为过，这样说来，这篇文章与集子里的其他篇章多少算是有点瓜葛了。乌尔斯特（即北爱尔兰旧称）的侦讯人员，在实验室以外的地方，探索人脑的功能，极尽摧残心灵之能事，竟只是为了套取口供，令我至感骇异，不仅因为其手段残酷，更是因为它滥用了科学的研究。

目 录

1	序
1	第一章 丘吉尔这个人
41	第二章 卡夫卡的自我认同
67	第三章 牛 顿
85	第四章 斯 诺
92	第五章 奥塞罗与性嫉妒心理学
110	第六章 成人发展面观
125	第七章 精神分析与创造力
145	第八章 戈尔德的神秘感应
154	第九章 荣格的人格概念
172	第十章 精神分析为何不是一门科学
189	第十一章 象征心理学：统一与整合的象征
207	第十二章 真正的天才不是疯子
224	第十三章 人类为何如此暴力
239	第十四章 开放社会中精神医生的责任

第一章 丘吉尔这个人

Churchill: The Man

精神科医生打算研究一个人的性格，而这个人他却素昧平生，那还真是在跟自己过不去。由于职业的关系，在性格的品鉴上，精神科医生可说是得天独厚，说自己对人的了解比一般人来得深入而密切，那也绝不为过。但话说回来，如果他要研究的人已经作古，那么，只有在诊察室中才能够进行的深入观察，他也就失去了机会，顶多只能像个历史家，不得不去依赖一些弄得到



手的文字记录。对精神科医生来说，在分析诊断的过程中，病人的反应，以及病人对自己的了解逐渐增加所引起的变化，都可以用来印证看诊的推论是否站得住脚。一般而言，医生解读病人的行为或性格，出错或过于早熟，是非常可能的事，但分析若能长期持续，在双方的互动中，错误将可逐渐减少，真相也将慢慢浮现。少了这种反复评鉴的过程，对大人物的生平所做的研究，方向难免偏离，其结果正如许多所谓的精神分析传记，既不成好的传记，也不是好的精神分析。弗洛伊德与布利特（Bullitt）之研究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结果一塌糊涂，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这一章，我对丘吉尔提出一项诊断，虽然自认为颇有事实根据，但也只敢说是姑且一试，因为在这样复杂的领域里，犯错的可能性极大。关于丘吉尔的一生，他自己提供的自传性细节（尤其是在其所著《我的早年生活》中）不在少数，但对精神科医生来说，大多数却不怎么管用。因为正如他对待旁人一样，他显然也不太关心自己的心理状态，搞不好还会第一个跳出来，说我这篇文章胆大妄为呢。更何况 C. P. 斯诺在他的《人的多面性》中还特别提过，丘吉尔的性格是“异乎寻常地难以窥其堂奥”。^[1]尽管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有多得不得了的记载可寻，但关于他的内心生活，见诸文字的却少得可怜。不论写作或绘画，丘吉尔都算得上是个艺术家，但他又不像许多艺术家那样，对自己的创作总是反复思量、患得患失；对于既成事实的事，他可能很少去伤那种脑筋。因为患得患失跟缺乏自信正是一对难兄难弟，而且还是行动的大敌，这都不是丘吉尔的个性。

直到今天，温斯顿·丘吉尔还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偶像。像我们这些在 20 世纪 40 年代听过他演讲的人，有哪个人不觉得，自己能够逃过纳粹独裁的魔掌，还得多亏他的那份胆识；即使在全世界男男女女的眼里，他也是一个象征，是大勇的化身。但是，丘吉尔到底也只是一个人，跟

我们一般人一样，有着相同的需要、本能、希望与恐惧。对于一个伟人来说，揭开其人性的一面，说他跟平常人一样，也有不完美的地方，也有瑕疵，并无损于他的伟大。丘吉尔虽然出身于贵族之家，又有社会地位，在他早年的生活中，却也有他一辈子想要克服、最后却无法如愿的缺憾。如果没有这些缺憾，他可能会更快活些、平凡些、安定些，但也可能就没有那么伟大。要是他是个四平八稳的人，可能也轮不到他来唤醒英国的国魂。1940年，眼看英国一败涂地，换作是一个头脑清晰的领袖，可能已经宣布放弃了。政治领袖最惯于唱高调，即使选举大势已去，或自己所支持的政策已经无力回天，不到最后一刻，他们还是会向支持者发出希望的讯息。在1940年，任何政治领袖，尽管内心已经彻底绝望，多半还是硬着嘴皮子为英国人打气，只有一个人，了解并面对过自己内在的绝望，反而能够在那一刻接受残酷的现实，也只有这个人，知道如何在绝望中抓住一线希望，在敌人团团的围困中，斗志反而燃烧得旺到了极点，能够将悲情的现实转化成大无畏的话语，在1940年那个风雨飘摇的夏天，支撑住我们，不至于倒下去。丘吉尔就是这样一个人，正因为他终其一生都在跟自己的绝望战斗，只有他才能够告诉别人，绝望是可以战胜的。

一如其先祖，第一位马尔波罗公爵，丘吉尔也长期罹患忧郁症，并不时发作。要了解他的性格，这一点千万不能放过。他把忧郁症叫做“黑狗”，而这也正是他自己的绰号，由此不难想象，他跟忧郁症还真是形影不离。在与忧郁症的对抗中，丘吉尔多半辈子都做到了坚持不懈，但年老体衰加上脑血管硬化，最后还是使他放弃了抵抗。苟延残喘的最后五年，他忧郁得一蹶不振，以致莫兰爵士为他作传都不得不留了一手。活到九十岁，对丘吉尔来说，毋宁是命运对他残酷的作弄，因为那只曾经驯服、听话的“黑狗”，最后还是击败了他的斗志。

在大人物当中，饱受忧郁症折磨的，丘吉尔并非唯一一个。在性格



上，歌德如此，舒曼也不例外，叫得出名字来的还有一大串，包括雨果、伍尔芙、马丁·路德、托尔斯泰。非凡成就与忧郁性格之间的关系，仍有待深入探讨，但几乎可以确定，对某些人来说，忧郁症就有如一条鞭子。当忧郁排山倒海而来时，整个人陷入幽暗的谷底，让人感到精疲力竭，完全失去活动能力。因此，为了避免掉入这种悲惨的状态，在尚未错乱到无可救药之前，病人非得强迫自己去活动，不让自己有片刻休息或放松，如此一来，反而成就了大部分人无法完成的大事。这一切都只因为他不能让自己停下来，一停下来也就完了。到底有多少人的伟大成就和忧郁症的频频发作有关，我们无法确知，因为一般来说，多数人都将这种事情掩饰得很好。丘吉尔正是如此，要他承认有忧郁症，门儿都没有。

另外还有几个问题有待厘清：第一，忧郁症的频发跟遗传究竟有多大关联；第二，童年环境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即使以遗传学发展到今天的情况来看，这些问题仍然没有答案。不过说到丘吉尔的个案，若说这两个因素都脱不了干系，倒可说是八九不离十。因为，就我们所知，在他的先人当中，至少有两个鼎鼎大名的人物，就是深受这种情绪恶疾之害，而且某些证据显示，他们还不是家族中仅有的受害者。罗斯在写到第一位马尔波罗公爵时，说道：

马尔波罗的感受力特强，简直可以说是最敏感的接收器，什么事情都逃不过他的印象。十足艺术家一个，心情起伏很大，忧郁一来，冲动就跟着来，头一痛起来，什么事都不能做，他却必须百般强忍，以致这种习惯性的压抑根本就成了他的第二天性，却也正是其可贵之处。^[2]

1705年，这位公爵写道：“过去十天，纷至沓来的绝望使我烦到了极点，我甚至觉得，情况如果再继续个十来天，铁定可以把我给整死。总之，我已经不耐烦活下去了。”^[3] 这种不耐烦，在他的书信中也常常提

到：“我沮丧到了极点”，“我的至爱，可怜可怜我，爱我！”^[4] 虽然我们可以说，在巨大的压力下，很多男人也会写出这样的句子，但马尔波罗公爵可是当时响当当的军事指挥官，居然如此摆荡于悲喜之间，实在出人意表，而亲眼目睹的历史家还不只罗斯一人而已。丘吉尔自己的观察则是：“有时候，他大胆得过了头，有时候却又谨慎得离谱。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心态，从彼到此，说变就变，一点也不含糊。”^[5]

丘吉尔的另一位先人，他的父亲伦道夫爵士，也有着相同的性情。关于他，罗斯是这样写的：

做起决断来，虽然又快又有力，但他的判断却不怎么可靠，总是一厢情愿又冲动，最要命的是，缺乏耐性。要是耐得住性子，一切都会上轨道得多。他生就艺术家的脾气，用今天的心理学术语来说，就是躁郁轮替——飙起来的时候，精神、精力都飙到最高点，荡下去的时候，情绪、信心都荡至最低。这种起伏不定的节奏，有创造力的人都会表现出来，尤以艺术家为然。这种强烈的艺术气质，我们不仅在他身上观察到，也在他儿子的身上看到。^[6]

凡是具有艺术天分的人都会表现出躁郁轮替，就这一点而言，罗斯显然是错了，因为在这类人当中，有些人在性情上完全是另一种类型。倒是对丘吉尔的诊断，罗斯却没有看走眼。

在这方面，另外还有一个人也值得一提。这个人也叫温斯顿·丘吉尔，是第一位马尔波罗公爵的父亲。这位忠心耿耿的保皇党，在国王的人马兵败于东德文（East Devon，1642—1651年英国保皇党与议会派之间的内战。——译者）之后，退隐乡间，专心著史，撰有《分享不列颠：论岛上诸王之生平》（*Divi Britanici: Being a Remark upon the Lives of all the Kings of this Isle*）。对这位先生的个性，我们所知虽然不多，罗斯却有如下的描述：“郁郁寡欢，就跟那些仕途不得志的读书人一样，读书写作多少让他得到一些慰藉……他的精神可没被打败，浇不灭的热情在作



品中熊熊燃烧。”^[7]晚出但却更有名的温斯顿，在官场失意时，采取的策略居然如出一辙；当一个有着那样性情的人，无法身居要津，在对抗忧郁症的威胁时，我们还真要感谢创造力为他们提供了最有效的利器。

布伦丹·布拉肯说，最后面的七个马尔波罗公爵中，有五个患有忧郁症。^[8]此一说法，虽然布拉肯说资料是取自罗斯的著作，但在后者的作品中似乎很难予以证实。总之，这种更替性精神病的性情，亦即情绪极端摆荡的倾向，看来确实是遗传给了丘吉尔。

搁下丘吉尔的遗传问题之前，不妨来看看他那副天生的体格。说到体格与性格，尽管不是必然有关，其间的瓜葛却也不能完全排除。人的体格结构与外形，遗传的因素大于环境，心智模式则不同，抚育与教育的影响要大得多。人天生的体格虽然会有某种程度的改变，基本上还是遗传的印记。

丘吉尔的生命力显然极强，活到了90岁。80岁时，逃过一次心脏病发作、三次肺炎、两次中风，外加两次手术。他一贯吃喝无度，烟抽得极凶。直到古稀之龄，很少听他喊过累。然而，这种异于常人的体魄，却不是来自一般人那种天生的强健。说起来，他反倒是生就一副弱不禁风的体格。莫兰爵士这样描述道：“在学校，我看到的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小男生，总是受欺、挨打；长大成人了，还是身材矮小，骨瘦如柴，一双手细白得像个女人，胸口无毛，讲起话来吞吞吐吐，有点结巴。”^[9]

1893年，丘吉尔一封发给桑赫斯特（Sunhurst）的信是这样写的：“我这副该死的烂身体，一累起来，简直一天都撑不过去；但若继续在这里待下去，应该会长得强壮一些。”^[10]身高不过五尺六寸五（约1.69米），胸围三尺一，按照桑赫斯特的标准，他根本不及格。诗人布伦特（Wilfred Scawen Blunt）1903年认识丘吉尔时，形容他“小头方脑，其貌不扬”。^[11]他一贯精力充沛，有时甚至不免毛躁，可不是因为天生身强体健，而是人小体弱激发出来的那股子心劲。年轻时就喜欢冒险，在

法国还差点儿把命给丢掉，鲁莽起来，害得旁人也身陷险境，无非都是要表现自己有多么勇敢罢了，但那绝不是发自内心的，只是一种补偿作用，想要证明连自己都没有把握的勇气。

人人都免不了会害怕。但是，体格生来强壮的人通常比较笃定，也比较不当一回事儿。丘吉尔胆大过人，但比起那种天赋体健而具备的内在优势，他的勇气却又更胜一筹。就读中学预备学校时，男同学拿板球砸他，吓得他躲到树丛后面，这次经历成了他记忆中难以忘怀的羞耻，早早就痛下决心，绝不再示弱，也绝不再输给别人。18岁那年，在表兄弟与兄弟的追赶下，为了不被逮到，奋不顾身，从桥上一跃而下。那一跳，足足有29尺之高（约8.8米），结果摔裂一个肾脏，三天昏迷不醒，卧床将近三个月。丘吉尔这种“匹夫之勇”可说全来自一种决心，为的是要克服先天的体格弱小，这就好像古希腊时代的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传说这位雄辩家之所以能言善道，全是因为要战胜自己的口吃，是一种意志力的表现。

体格与性格之间的关系，有不少人下过工夫，其中又以谢尔登的研究最为深入、精辟。^[12] 谢尔登指出，人的体型可以分成三种，他分别取了一个相当别扭的名称，分别是脏胚型、体胚型与脑胚型。同时，他又建立了一个性格表，分成三组，各由二十种跟身体密切相关的性情特征构成，这三组主要的性格分别是：脏气质（viscerotonia）、体气质（somatotonia）与脑气质（cerebrotonia）。

检查一下丘吉尔，明显可以将他的体格归入脏胚型。大脑袋，相较于肚子小上一号的胸脯，圆鼓鼓的身材，加上整个人都小上一号，全都是标准的脏胚型体格。还有就是他那光滑的皮肤，细致得还非穿特选的丝质内衣不可。像这样体格的一个男人，在性格上多半倾向于脏气质：质朴、沉静、深思、稳定。在二十项脏气质的特征中，丘吉尔符合的高达十一项，但是，他几乎也有同样多的特征符合体气质的性情，而这却



是身强体健，属于体胚型的人才具有的。按照谢尔登的说法，性情如果与体格所属的性格分歧，这种人比较容易产生心理上的冲突，因为他们常常会跟自己的情绪素质作对。

按照他生就的那副体格，旁人很难想象，丘吉尔居然会是那样一个强势而又好斗的人。他喜欢冒险，喜欢在体力上逞强，精力充沛，自信满满，怎么看都给人一种印象，他应该是一个肌肉结实的体胚型，却怎么也想不到，这些特征居然都在丘吉尔这个脏胚型的人身上出现了。

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人，相当程度上，他总是在强迫自己跟自己内在的本质作对。这个人，天生既不强壮也不是特别勇敢，但却一反自己天生的性格与体格，把自己弄成了二者兼具。温斯顿·丘吉尔这个人，越是细究起来，就越是不得不承认，他的好斗、勇敢与强势，其实都不是源自于他的遗传，而是靠意志与决心得来的。他曾经对他的医生说：“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看起来很强。”^[13]但是，他那幅最常在照片上看到的尊容——一副斗牛犬式的凶狠表情——在世界大战之前，根本不曾在他的脸上出现过，倒是莫兰曾经暗示，那很可能是在镜子前面慷慨陈词时练出来的，大战爆发之后，在适当的公共场合就搬上了台面。

谈过了丘吉尔遗传的体格与性格，在谈到环境对他的影响之前，值得一谈的还有另一个类型学上的问题。谈到“外向”与“内向”，将这两个词引进心理学的，还要拜瑞士精神病学家荣格（C. G. Jung）之赐。这两个词的广义用法，多数人都不会陌生。外向，指的是一个人的主要性向较偏重于外在世界的事务与现象。一个基本上属于外向的人，较少关照自己的内心世界，也不太在意抽象、理念或哲学上的幽微。这种人感兴趣的是行动而非思想，碰到烦恼时，会找事情去做，好让自己跳脱出来，而不太会去探索内心，去找出压力的来源。丘吉尔无疑是个外向的人。对于哲学，他没有兴趣，对宗教亦然，至于心理学，他根本斥之为胡说八道。

这方面，荣格又进一步细分出几个类型：思想的、感觉的、情绪的与直觉的，虽然尚未广泛受到认同，但在《心理的类型》一书中，他对外向型直觉（extraverted intuitive）所做的描述，活脱脱就是丘吉尔的写照，光是这一点，就应该对这本大作刮目相看。荣格是这样写的：

……直觉一动起来，一种十拿九稳的心理就自然表现出来……

在一般受到认可的价值里面，直觉一向没有什么地位，但往往在适当的时机跑出来。对于某些尚在酝酿的事，他的鼻子灵得很……判断事情所不可或缺的思想与感觉反而沦为其次，变得毫无分量，全都在直觉的力量下退避三舍。〔14〕

因此，照荣格的说法，直觉是缺乏判断的，而且“很少考虑到旁人的感受”。直觉“使人目中无人，冷酷而不在乎别人的感受，可以说是司空见惯”，这些字眼，简直就是在说少年丘吉尔。再看下面的说法：“这种人，在激励士气或点燃追求新事物的热情上，本事总是超人一等。”〔15〕这岂不又是丘吉尔！

斯诺在一篇有趣的文章中谈到丘吉尔，也说他是个缺乏判断力的人，而且对此大不以为然，认为那其实是个“严重的缺点”。他写道：

有判断力当然是好事，但又不见得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反倒是深层观照才真的稀罕。丘吉尔就有那种灵光一闪的观照，是从他的本性中蹦出来的，完全不受外界任何人的影响，纯粹来自于他自己。这玩意儿有时候比用脑筋判断还管用，譬如说，在他执政之初那段最危机的时期，他的判断还真坏过不少事情。

希特勒的上台，丘吉尔根本不用判断，只用他的深层观照。这其实极端危险，可不是随便闹着玩的。但面对历史性的关头，那还真是我们所需要的，也只有一个民族英雄才抓得住它。许多左派人士可能都看到了这种危险，但怎样才能将这个国家抓到一起，团结起来，他们却一筹莫展。〔16〕